

拯救地球

ZHENGJIU

DIQIU

——如何塑造一个在环境方面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

〔美〕 莱斯特·R·布朗
克利斯托夫·弗莱文
桑德拉·波斯特尔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拯 救 地 球

——如何塑造一个在环境方面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

[美] 莱斯特·R·布朗
克利斯托夫·弗莱文 著
桑德拉·波斯特尔

贡光禹 吴叶君 译
顾慧芳 丁 凡
王 童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30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著名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从1991年开始出版的新系列丛书——《环境预警》中的第一本。作者提出,为了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必须确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一个太阳能经济,重复利用和再生材料,保护生物基础,提供80亿人口的粮食和稳定世界人口等。此外,必须采取一些大胆创新的手段,将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的进步,采用更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度量人的福利和引导经济发展,重新制定政府的鼓励措施,实行绿色税收和依赖环境来取得发展等。

本书观点新颖,思路明确,数据资料翔实,是一本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角度较全面地、综合地跨学科研究全球重大问题和经济的新书,值得我国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决策和规划人员以及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SAVING THE PLANET

*How to Shape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y*

拯 救 地 球

——如何塑造一个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

莱斯特·R·布朗

[美] 克利斯托夫·弗莱文 著

桑德拉·波斯特尔

贡光禹等 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印张 102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科技新书目: 286—164

ISBN 7-5623-1864-X/X·4

定 价: 3.70元

译 者 的 话

目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促进建立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本书是著名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从1991年开始出版的环境预警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拯救地球——如何塑造一个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随后，世界观察研究所还将出版《消费多少才算够？》、《消费的社会和地球》、《最后的绿洲：面临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的环境预警丛书。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为拯救地球，必须确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一个以太阳能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经济，逐步减少矿物燃料消耗以增加就业机会和稳定全球气候，重复利用和再生所利用的资源，以达到综合利用资源的目的，保护地球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提高可持续的粮食产量，稳定世界人口等。此外，作者指出，为建立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必须采取一些大胆创新的手段：将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的发展，采用更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度量人的福利和引导经济发展，重新制定政府的各项鼓励措施以利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施绿色税收以便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稳定全球气候。

我们认为，本书是一部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较全面地、综合地跨学科研究全球重大问题和经济的新书，本书观点新颖，思路明确，数据和资料翔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决策和规划人员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等

都有参考价值,我们期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和收益。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贡光禹(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吴叶君(第一章、第十三章)、顾慧芳(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丁凡(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等同志。全书由王章猗同志校对,全书译文最后由贡光禹同志审定。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译文中存在的 不妥 和 错误 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发展司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2年3月18日

前 言

1992年6月对于全世界将是关键的一个月份。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许多国家的首脑和众多的部长们将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此外，参加大会的还有环境专家、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和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为了这些听众和我们的几十万名长期读者，我们撰写了《拯救地球》这本书。

作为“地球最高级会议”的巴西大会是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的20周年纪念。本次大会为改善过去20年期间已螺旋形下降到令人不安程度的自然环境的健康状况和人类条件提供了一次唯一的机会。

从减缓人口增长到稳定气候等许多方面来看，90年代是转变的十年，如果在今后几年内我们不能改弦易辙，那么环境的退化将导致经济衰退，并且这两者将开始相互推波助澜。

世界1/5人口生活在骇人听闻的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条件下，要结束这一状况，目前取决于环境的改造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改革。环境和发展委员会这一受到广泛欢迎的报告强有力地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环境健康是相互关联的，紧随其后，巴西大会将使洞察力转变成为行动。

参加地球最高级会议的领导人丝毫不会怀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规模和范围方面远比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要大得多。例如，虽然地区性空气污染是1972年的主要问题，但目前多数城市的条件已更加恶化，而某些城市更甚，与此同时，诸如臭氧层耗竭和全球变暖这样一些更难控制的全球大气问题已使城市

空气污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相形见绌了。

但是，与斯德哥尔摩大会时相比，世界又处于从事某种事业的较佳状态。首先，冷战已经结束，几十年来东西方首次合作。由于某些富国承担了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以及由于穷国认识到它们的福利正受到环境退化的威胁，北方和南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已变得不那么刺耳了。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将带着共识聚会：全世界必须加紧努力以拯救地球。

巴西大会的中心是拟议中的地球宪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已将该文献与大宪章或地球权利法案进行了比较，在地球宪章和与之相并行的第21项议事日程行动计划中，世界大家庭有机会超越那些标志着生态觉醒的前20年间的零星决策，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决定性联系方面。

或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能从对自然灾害作出反应进而转为塑造环境健康的社会。这样，环境将移至它本来属于经济决策的中心位置。

如果现存的经济系统是不能持续发展的，那么一个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正是本书前半部分中所谈到问题。虽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概貌方面还有些粗略，但它的一些特征却是清楚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有一个稳定并和它的自然支持系统相平衡的人口，有一个不使温室气体增加和不会使地球气候受破坏的能源系统，并且它对物质的需求既不出森林、草地或渔业可持续的产量，也不会有组织地毁灭地球上与我们共存的其他物种。

比起1972年斯德哥尔摩面临的挑战，我们面临的不平常的挑战要严峻得多，例如，科学家估计，依常规看法在今后20年中，全部动植物物种中的1/5行将消失。仅仅将这种消失的速率削减一半是不够的。这仅仅是推迟了崩溃着的生态系统导致文明本身崩溃的时间而已。

对世界大家庭来说，下一步是要明确表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观点，而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则要制定其自身的，能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计划。地球最高级会议，特别是在已经准备好了的各国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个机会。最后，正如本书后半部分所讨论的那样，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矿物燃料征收碳税，广泛的计划生育方案，鼓励植树造林，建立全体环境恢复基金。

目前全世界都在广泛地采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但很少有人理解其含义，在各权力中心，诸如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或是在像墨西哥城和东京等各国首都，所缺少的是一种依生态学而确定的见解。各国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仍然把注意力集中于项目的环境评价，而不是去制定立足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

正如联合国大会所确定的，里约热内卢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极为全面的，但这也会形成一种限制。成打的实质性问题放在桌子上要讨论，全景就可能被丢失。而与此同时巴西大会努力准备考虑的关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两项重大条约，其力量会变得分散。

在这一点上，尚不清楚的是，地球最高级会议是否能成功地明确表述大胆的、有突破性的远见，或者是否能促成某种形式的国际的制度性改革以及向极端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确实，对于国际社会在今后几十年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对我们将是前所未有的—次考验。

真正的挑战是要超越将环境问题看成孤立问题的观念，并开始转向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果我们想拯救地球，这种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实际上，这正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本书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将要出版的环境预警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我们把该系列丛书看做是本研究所固定出版物——包括：1975年开始出版的《世界观察研究所论文系列》；1984年开始出版的《世界形势报告》；以及1988年开始出版的《世界观察》杂志——的—种

重要补充。

出版这套系列丛书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供比较简短但内容深刻、生动的书籍，该丛书将评估当今紧迫的问题和争论热点。本丛书将由世界观察研究所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独立撰稿人和编辑林达·斯塔克将负责编辑该丛书的每本书籍。

像《世界形势报告》一样，环境预警系列丛书将由W·W·诺顿出版社在美国出版，自197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创建以来该出版社就为本所出版书籍。我们希望该丛书将推出世界所有主要语言以及其他许多语种的版本，最终达到和《1991年世界形势报告》相适应的23种文字版本的规模。

虽然这第一本书特别广泛地评论了世界观察研究所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但未来几本书的命题将集中讨论较专门的主题。例如，随后两本将讨论物质消费的限度和水的日益匮乏。我们希望向读者提供全面的、最新的信息以及有关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新鲜见解，并以比本所其他出版物所能拥有的更多篇幅对这些问题给予全面的处理。

90年代多数国家的环境意识已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世界要把环境文明提高到使改革进程成为自行持续发展的那种水平，还得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努力中本书能起到一点儿小小的作用。

莱斯特·R·布朗
克利斯托夫·弗莱文
桑德拉·波斯特尔
世界观察研究所

1776 Massachusetts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36

1991年7月

目 录

前言.....	(V)
---------	-------

1. 放下救生艇	(1)
----------------	-------

第一部分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模式

2. 能源效率革命	(13)
-----------------	--------

3. 建立一个太阳能经济	(23)
--------------------	--------

4. 材料的重复使用和再生	(34)
---------------------	--------

5. 保护生物基础	(41)
-----------------	--------

6. 80亿人的口粮	(48)
------------------	--------

7. 稳定世界人口	(58)
-----------------	--------

第二部分 变革的手段

8. 从增长转向可持续的发展	(69)
----------------------	--------

9. 量度人的福利的更好指标	(75)
----------------------	--------

10. 重新制定政府鼓励措施.....	(82)
---------------------	--------

11. 绿色税收.....	(89)
---------------	--------

12. 依赖环境.....	(96)
---------------	--------

第三部分 面临的挑战

13. 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105)
----------------------	-------

放下救生艇

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港启航五天后，在北大西洋撞上一座冰山，绝大多数旅客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事故，据其中的一名旅客说，只感到轻微的一阵摇晃。

船长爱德华J·史密斯和当时在船上的代表制造商的该轮的一位设计者托马斯·安德鲁斯接到底舱进水的报告后立即下去察看详情。安德鲁斯回到驾驶室做了飞快的计算，然后向船长传递了消息：“这艘巨轮完全毁了，至多还有一个半小时它就要彻底沉没。”船长立即下达紧急命令：放下救生艇！

船上的旅客们可不是饱经风霜的海员，这艘巨轮庞大而可靠，在这一周的几天美好时光中，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家。银行家们还在打算回到他们在纽约的办公室后继续安排即将来临的商业买卖；定期休假归来的教授们还在钻研教学计划。最后，许多人宁愿呆在船上也不愿坐一只小救生艇上岸去。

对现实变故反应迟钝，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成分要超过不能理解。当事实不容再加否认的时候，这些旅客暴露出了人类品质的所有方面：从勇敢刚毅、英雄主义直到怯懦畏惧。一些人惊恐失措，并完全放弃了希望，一些人从现状的维持中求得安慰，——船员们不准旅客从已经进水的统舱跑到暂时的天堂，高票价的上层舱甲板

去。

最后，事实无可否认，1912年7月15日的凌晨，泰坦尼克号沉没，1500多人丧失了生命。

随着20世纪即将接近尾声，不幸的是，重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近乎描述我们所面对的在感知方面的空缺：我们不了解地球持续退化的程度以及这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几乎没有人懂得潜在灾难的危险性，具有好主意，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的人就更微乎其微了。

泰坦尼克号的旅客们都是无辜的牺牲者，但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希望犹存。但是要拯救地球以及这个星球的人类乘客，就必须超越至今仍然属于许多政界与商界领袖们所特有的否认现实的态度。这也取决于集体的力量，下决心迅速地把洞察力转化为政策改革，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步，唤醒人们对世界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一步已经走了20多年。从全球范围来说，关键的里程碑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这次会议后的19年来，已经诞生了全球范围的环境运动，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基层环境组织，全世界许多国家关于环境的法律与条例与日俱增。

到90年代初期，随着世界走向另一个全球环境的最高点，这一次在里约热内卢，各国的总理或总统的重要讲话中无不包括环境内容，几十位高级官员声明他们自愿成为环境保护论者。自1972年以来超过115个国家建立了环境机构或环境部。

法律和部门是一回事，真正的环境好转则是另一回事。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20年我们只看到了很少的成功事例。克里夫兰的凯霍加河已不再起火；大湖的一些区域已可恢复游泳；东京和北欧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美国的耕地土壤侵蚀已有所减缓。

但是,除了“后工业化”的北方国家以外,其他地区的进步要少得多:东欧的一些地区正面临着事实上的环境流行病;南亚的广大地区因滥用水资源正在导致农业生产潜力下降;非洲的许多地区土壤侵蚀正在影响着未来的粮食收成。当秘鲁在1991年受到几十年来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霍乱袭击时,这个国家显然没有能力为她的人民提供清洁的水。墨西哥城正计划装置一种投币驱动的氧气站,以帮助人们对付已成为生命威胁的空气污染。

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是负值。现在每年大气层中温室气体含量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臭氧层变得越来越稀薄。这些对大气层的根本性破坏几乎全是因为富国使用大量矿物燃料和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所造成的。然而长期代价要由作为整体的人类来共同承担。臭氧层的破坏会使从来都不使用烟雾喷射器的安第斯山区农民患上皮肤癌;全球变暖会使从未使用过电力的孟加拉人的家园遭受洪水袭击。

环境问题在1972年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们视为“昂贵的问题”,只有富国才应付得起。虽然这种观点仍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它已经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了。在第三世界多数人民生活的房舍简陋的村庄和城市贫民区,环境问题已不仅是关系生活质量,而且是涉及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在许多国家,环境恶化已被政府列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维持生活水准的主要障碍。

虽然人们在认识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个星球的健康状况依然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恶化。自1972年以来,世界上失去了2亿公顷的森林,其面积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领土,沙漠扩大了1.2亿公顷,比中国和尼日利亚合在一起种植作物所需的面积还多,全世界农民已丧失了约4.8亿吨的表土,大约足以覆盖印度和法兰西两国的所有耕地。1972年还与我们共存的千万种动、植物物种现已不复存在。

自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16亿,相当于1900年

居住在地球上的全部人口。现在世界每年都要增加9千万人口，相当于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英国加在一起的总人口。同时，历史上向来随着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增长而平行增长的世界经济产出在20多年中只增长了近75%。

在“1990年地球日”，丹尼斯·海斯主席提出了这样的反问：“我们怎么会斗争得这么艰苦，打赢过许多战役，最后却发现我们正处于失败的边缘呢？”答案部分在于我们没能改变导致环境恶化的人类活动的基本模式，从我们对待生殖行为到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就像泰坦尼克号船上的绝大多数旅客不能理解他们所处困境的根本性质一样，我们还在力图弄清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变化其规模有多大。

许多国家的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水源处理设施，控制发电厂的空气污染，清理有毒废物场所，以及寻找堆放垃圾的新地方。虽然许多这类措施是必要的，但这些措施本身还无法恢复地球的健康。例如，稳定气候有赖于重新制定国家能源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需要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服务的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只有很少几个国家采纳了这些倡议。

现在还有大量的人相信全球经济能够沿着它原有的轨道继续发展，这部分地出自于狭隘的世界经济观点。任何经常阅读金融报告或商业周刊的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还处于合理的良好状态，长远的经济发展前景是美好的。即便是很明显的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第三世界的沉重债务、石油价格的螺旋上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规划人员看来统统都是小问题。像平常他们追求商业利润一样，他们热衷于边际措施的修订。直到商业栏目对经济发展加以控制的程度进行讨论时，他们也只会想到需求增长不足，而不考虑地球资源所施加的限制。

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承载容量的认识，经济规划人员不能把需求水平与自然世界的健康状况结合起来。如果他们能经常翻一翻主

要科学期刊，他们的信念可能就会动摇。自然系统中每一项主要指标都呈现恶化趋势。

对世界的这些不同看法都有经济学和生态学根源，这是构成鲜明对照的两种理论框架。经济规划人员用储蓄、投资和增长来分析经济发展趋势，他们以经济指标为指南，把未来多少视为过去事实的类比外推，没有理由要担心自然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先进技术能够打破任何约束。他们的观点在工业界和金融界以及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发展组织中都十分盛行。

另一方面，生态学家们研究生物和它们生活的环境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虽然这种观点的基础源自生物学，但其它领域如农艺学、水文学、人口统计学同样也起着作用。对于生态学家来说，“增长”是受生物圈的诸多参数限制的。虽然生态系统是变化着的，并且它的反应难以预测，但生态学家们明白对自然系统的侵袭会导致它的毁灭——往往以突然而难以预测的方式毁灭。变化越快，影响越大，其结果也就越难预测。

这些大不相同的观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用以衡量进步的指标方面。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数据表现出显著的成绩。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在80年代有所减缓，但世界总产值仍增长了近30%，在1990年达到20万亿美元。另一个被广泛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额指标增长了近50%。如果用股票价格作为衡量标准，那么80年代经济情况还要好些。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投资人看到了他们的有价证券波动价值。一个500种广泛持有的美国股票的指数在过去的十年中比原价增值3倍。养老金基金、互助基金和个人投资家全都获利。东京股票交易所买卖的股票价值甚至上升得更快。

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生态问题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亚学科，可以被包括在经济模型之中并在经济计划的边界内处理。但从生态学家的观点出发，经济学只是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集合。人类扩展的经济活动不能脱离自然系统以及最终从中获取

的资源，并且任何有损于全球生态系统的活动不可能无限度地持续下去。现代社会即便拥有它那复杂的先进技术，一旦忽视对自然界的依赖就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个星球的健康状况最终将近似于居住其上的人民的健康状况，从这种同样的看法出发，过去20年中已经显现出了令人困扰的趋势。尽管经济产出高涨，但世界上穷人的队伍扩大了。大约有12亿人处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78年所定义的绝对贫困之中，即处于“因营养不良、受不到教育、疾病、环境肮脏、婴儿的高死亡率以及很低的估计寿命等原因而极度受限的一种生活条件中，以至于远不符合合理的人类体面的定义。”

80年代中，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0%，在次撒哈拉非洲平均收入下降了20%。经济“增长”在许多国家简直就没有发生过。而即令是工业化世界中的大部分也不再向前发展。在苏联，其经济已进入了被经济学家描述为“自由落体”的状态，1990年实际收入下降了2%，而预计1991年将下降10—15%。

穷人队伍集中在人口增长过快的次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及南亚。1991年在非洲的霍恩（Horn）大约有1700万人面临饥荒的紧迫威胁，该大陆其它地区的另外1300万人也处于危急之中。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人口激增，就业机会更加缺乏，使数千万人失业，数亿人半失业，更多的人无法得到清洁的水、适当的卫生治疗以及充足而平衡的食物。

国际社会未能阻止世界贫困上涨的潮流，有许多根源。人口激增是原因之一，它使许多国家的政府无法有效地实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的援助捐赠已经停滞，外债累计已达1.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耗竭，损害了低收入国家信贷信誉。而1990年度9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乃是总资源中的最大消耗。

环境和发展一度是两个互不关连的问题，现在已紧联在一起，

再也无法解开了。环境退化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贫困，而贫困本身又成了环境退化的推动因素，因为绝望的人们只有消耗他们所依赖的资源。世界的领袖们现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不是在摆脱贫困和阻止环境退化这两项任务中进行选择，因为除非在追寻一个目标的同时追求另一个目标，否则两个目标就都无法实现。

提出上述两项任务的紧迫性正是科学家们检测到的持续预警信号，他们现在所起的作用正如当年派人到泰坦尼克号底舱调查漏水情况一样。例如，截至80年代末，世界的森林面积已从1980年的每年减少1100万公顷上升为每年估计减缩1700万公顷。出于扩大耕地的需要导致砍伐大片森林，而薪柴和木制品的需求，以及纸张需求高涨都助长了对砍伐森林的势头。一些国家，如毛里塔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树木覆盖几乎已丧失殆尽。其它国家，如象牙海岸和泰国，到本世纪末，也将所剩无几，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风和水的侵蚀造成的表土流失，以及伴随着的土壤退化。整个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砍伐森林和过度放牧也导致大规模的土壤退化。每年大约有600万公顷的土地严重退化以致失去生产能力，成为荒地。

空气污染在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城市、甚至许多农村地区都已成为持久性问题。现在在孟买，呼吸那里的空气相当于每天抽十支香烟；在墨西哥城，空气污染被认为对生命构成威胁，女外交官受到劝告在怀孕期间要返回其祖国。在曼谷，200万辆汽车和它使用的低级含铅汽油把城市的空气变成了含有38种化学物质的烟雾，1990年有100万城市居民因呼吸器官疾病而接受治疗，铅中毒流行在曼谷的儿童中；曼谷的肺癌患病率要比该国的其它地区高出2倍之多。

同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空气污染和酸雨正在损害农作物和森林。欧洲的许多森林正在退化，在某些情况中林木已经枯死。在美国东北部，珍贵的糖槭树生长正在受阻，林业人员认为这种树将逐渐死亡和绝迹。由于空气污染而导致森林大片毁坏的情况在中国